



珍
藏
版

壹

山東畫報出版社

老照片

老照片

第二辑

“五反”回眸 顾训中

我有了一件文物 邵燕祥

选择 张炜

为梭罗的意境写照 李绍明

学艺 新风霞

丰子恺与广洽法师 汪稼明

关于“凌迟” 刘德增

珍藏在法国的清末

民初照片 郭治平



·书末感言·

视 角

冯克力

去年10月，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摄影展，展出了他自50年代至9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拍于80年代以前的那些照片，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个与过去所见的宣传照片很不同的场景，眼界为之一开。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外国摄影家在中国的遭遇，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奥尼，如今40岁左右的中国人大概都还记得他。文革中他被邀请来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因为影片的视角大异于时尚，被斥为“别有用心”，当“大毒草”批了一通。只因了“批判”的需要，那时普通的中国人才得以见到影片中的某些片断。他好像拍了小脚女人、天安门前拥挤的自行车和人流，还有未摆脱贫困的某些中国人的生活图景……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安东尼奥尼与马克·吕布的视角可谓异曲同工，而他们的遭遇却如此的不同，一个被断然拒斥，一个被会心地接纳。这一拒一纳间，见出了中国的深刻变化——我们终于也能够以坦然的心态、各种各样的视角来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了。

美国作家爱默生曾不无风趣地谈到变换视角的奇妙，他说，哪怕你头朝下试从双腿间向外看，也会发现一幅美妙的风景。由此想到，《老照片》提供给读者的，除了已逝的生活、已逝的场景，还应有各种各样的视角。

书 名：老照片（第2辑）

出版发行：山东画报出版社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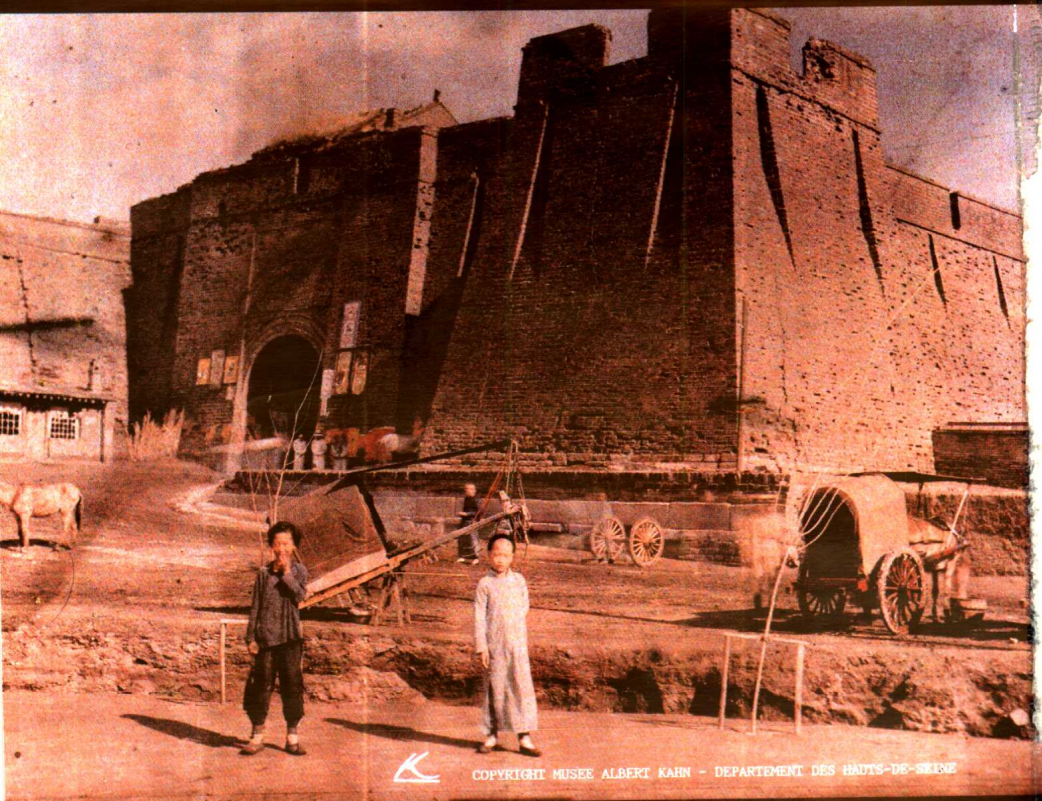
印 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1997年3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7次印刷

规 格：32开（850×1168毫米）4印张 86幅照片 70千字

I S B N 7—80603—110—3/K·30

定 价：6.50元



沈阳城墙城门 摄于 1912 年

(法) 斯提芬·帕瑟

法国的金融家阿尔伯·肯恩先生，在本世纪初预感到工业革命将对古老文明造成冲击，遂资助一些摄影师到世界各地去，拍摄了大量记录当地风土人情的照片，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这些照片，现收藏于法国上塞纳河省的阿尔伯·肯恩博物馆里。

这幅照片，是阿尔伯·肯恩先生派出的一位名叫斯提芬·帕瑟的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其时，正当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那弹洞累累的城垣、萧条破败的景象，很像是正处在剧变阵痛中的东方帝国的一个缩影。还有无意间闯入镜头的那两个显然是出自不同家庭背景的男孩，看年龄，差不多是世纪的同龄人，你很难预想他们漂泊的人生与 20 世纪并行了多久。

目 录

〔旧事重温〕

顾训中 “五反”回眸…………… 1

邵燕祥 我有了一件文物…………… 10

〔凝望集〕

张 炜 选择…………… 14

姜 波 三代人的合影…………… 17

王振宇 50年前的一个话题…………… 19

薛 方 那个年代…………… 23

李绍明 为梭罗的意境写照…………… 26

邱治平 珍藏在法国的清末民初照片…………… 33

〔私人相簿〕

新凤霞 学艺…………… 40

李蔚红 最后的知青…………… 46

向 禺 寻找梁德元…………… 50

〔秘闻片影〕

严 强 闯入长征队伍的传教士…………… 55

杨天亮 上海的日军慰安所…………… 65

〔记者手存〕

王旭东 艺术家与志愿军…………… 67

〔故时风物〕

山 曼 彼时的女性服饰…………… 69

汤伟康 上海外白渡桥…………… 73

钟少华 北京中山公园的兴建…………… 76

李 晶 美国禁酒…………… 82

〔名人一瞬〕

汪稼明 佛心相印——丰子恺与广洽法师…………… 85

老照片

王少元 徐志摩与他爱过的三位女性	94
〔环球影存〕	
习 生 “一战”掠影	104
孙 洵 京剧名家与“三教九流”	112
刘德增 关于“凌迟”	116
〔再品斋〕	
宋遂良 从“坏蛋分子”说开去	121
孟凡明 死亡的意义	122
晓 鸣 沉重与轻松	124
〔书末感言〕	
冯克力 视角	126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计划每年出版四至五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需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来稿时既可一并提供照片和相应的文章，也可只提供照片仅附简短的说明，还可只提供文章（但需说明照片征集的线索）。

本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

邮编：250001 电话：(0531) 2010055 转 5407

·旧事重温·

顾训中

“五反”回眸

如同建国初期的其他政治运动一样，1952年初进行的“五反”运动也是以“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仅仅看了这里刊出的反映上海地区“五反”运动的几幅照片，即便是没有经历过那场风暴的人，也能感受到那股气势、那种氛围。

上海的开埠、发迹，几乎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同步。或者反过来说，上海这座都市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因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以上海为主战场，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这几张旧照片窥见的可以说是“五反”运动的主

“五反”运动时，上海街头的宣传画和标语。（中国照片档案馆供稿）





“五反”宣传队在上海市的弄堂里教唱宣传政策的歌曲《两条道路由你挑》。(中国照片档案馆供稿)

要场景，弥足珍贵。

如果没有认错的话，那张“上海街头的宣传画和标语”的照片实际上拍的是坐落在上海延安中路、嵩山路口的沪光电影院大门口。这里可说是上海市区中心的中心：“沪光”的北侧不足一华里，便是当年热闹非凡的“跑马厅”，解放后改作人民公园和

所有政治活动的集中地——人民广场。如今的新市政府大楼便矗立在那里。再往北，大约5分钟的步行路程，就是号称“中华商业第一街”的南京路。站在“沪光”的门口，一眼便可看到直到如今外地人到上海还必去一逛的“中百公司”（当时还习惯地被叫做“大新公司”，1956年公私合营后则被排列为“第一百货公司”），以及“四大公司”的其他三家——“先施”、“新新”、“永安”。往南距另一条繁华商业街淮海路也差不多的路程。在这样的闹市口布置这样醒目、鲜明、图文并茂的宣传品，其震慑力可想而知。照片上那位正路过那里、踽踽而行的男子或许正是一个资本家，正被那“不法奸商，你彻底坦白了没有？”的质问压得头都难以抬起。当然，可以想见，那时上海的大街小巷，应该都



“五反”运动中，工厂职工斗争不法资本家。（选自《图片中国百年史》）



上海大康
药房资本家王
康年因向志愿
军出售伪劣医
药用品被逮
捕。王康年后
被判死刑。
(选自《图片
中国百年史》)

布满了那样的标语、口号、漫画，形成了“急风暴雨”般的斗争气氛。

另一张照片纪录的是当年上海文艺界“五反”宣传车开进里弄的情形。依稀可以看出，正在教唱的歌曲是《两条道路由你挑》。

上海的里弄如同北京的胡同、济南的巷子，都是当时市民的主要居住地。不用说，绝大多数的工人——“五反”的主力军，一部分资本家——“五反”的对象，都住在这里。当年的许多工厂也设在这里。说来也许难以令人置信，号称中国工商业大都市之最的上海，当时像模像样的工厂并不多。大多数工厂实际上是作坊或加工车间，厂址就设在以石库门房子为主的里弄里。还记得小时候常常到父亲当会计的油墨厂去玩，那家厂的厂房就是三幢石库门房子，前后隔着两条横弄堂（上海人称作小弄堂，直通马路，相对宽一些的便称作大弄堂或总弄堂）。简陋的机器架在客堂或天井里（上面搭着防雨篷），而两边的厢房则是各种各样的办公室了。因此，当时划分资本家的标准也是“低水平”的：资产2000元，雇工8个人。用今天的眼光看，大抵只是一家小

吃店的规模。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们这里的低下状况。

罗里罗嗦讲这么多，只是为了说明“五反”宣传队开进里弄的不同寻常的意义。那就是，把“五反”的战场摆到了人群最稠密的居民区，摆到了当年的工厂区。用一句常用的军事术语，那就是摆到了“第一线”。难怪宣传队一下子吸引了那么多的观众，一眼望不到头。从照片上那一片一起张合的嘴巴，仿佛依稀听到那铿锵有力的歌声：

“不法奸商你听着，
两条道路由你挑！
……”

手边正好有一则材料，那是上海一个资本家对“五反”宣传



1952年上海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检举接待室成立后，前来坦白和检举的人排队等候个别接谈。（中国照片档案馆供稿）

高潮的一段描述，似可作为这些照片的注脚：“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每天睁开眼睛，打开报纸，头条新闻不是‘万恶奸商暗害志愿军’、‘资产阶级坐探打入国营公司，盗窃经济情报’，就是‘丧心病狂的奸商已被逮捕’、‘高级职员大胆检举老板不法行为’，连篇累牍，触目惊心。走上街头，到处是‘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坚决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标语和喇叭里的喊话：‘你坦白了没有?!’踏进企业，看到的是职工纷纷召开检举大会，斗争情绪激昂。回到家中，如果我们有参加家属学习班的妻子、站稳立场的儿女，还会经常听到委婉的劝导。总之，背着沉重的包袱，还在抗拒和坦白的道路上彷徨苦闷的工商界，当时颇有四面楚歌，空前孤立，天罗地网，如坐针毡之感。”（《上海工商联十年》油印本第28页）

“四面楚歌”，“空前孤立”，“天罗地网”，“如坐针毡”……这一连串的形容词的确十分形象地描出了面对排山倒海、狂风暴雨般汹涌而来的群众运动，当时的资本家们大祸临头、不知所措的心态。

“五反”运动事出有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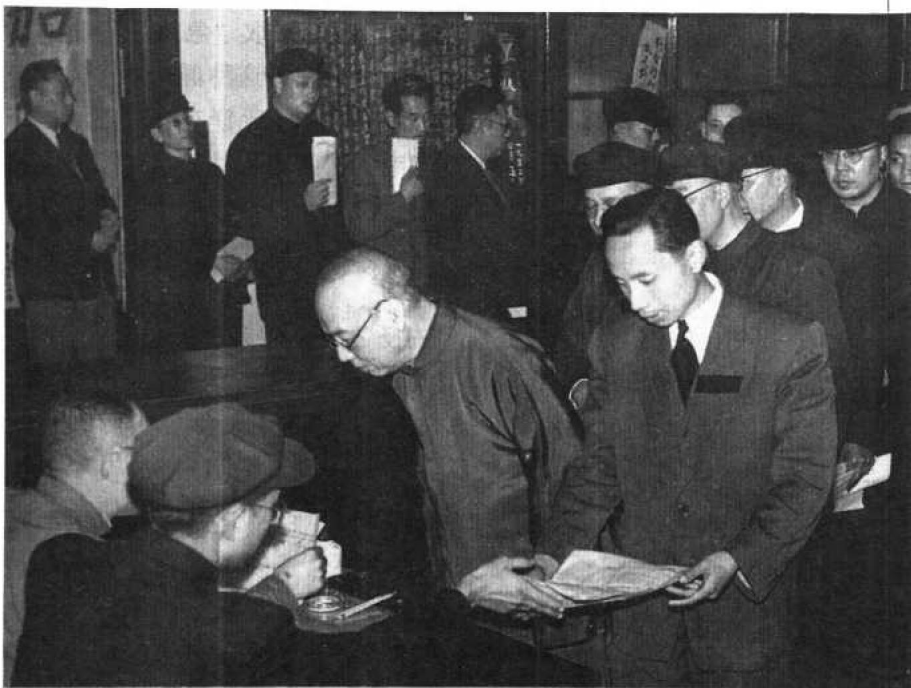
建国之初，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扶助的政策，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方式，促进了这些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到1951年，出现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情景。许多工商业者称之为“难忘的1951年”、“真正的黄金时代”。但是，一些资本家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仅在上海就出现了当时轰动一时的王康年假药案、路星元贪污案等事件。

王康年是大康药房的老板。他将过期药品卖给正在朝鲜战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以牟取不义之财；他还设立了“外勤部”，专司向国家干部行贿之职，用这一手段骗取国家贷款和订货任务。被他拉下水的多达25个单位、65名干部。

路星元当时任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务室主任，参加革命已多年。一个经营电讯器材的资本家为了拉他下水，经常邀他赴宴，到舞厅跳舞，甚至为他租了两处房屋供他与人姘居。如此这般，路便完全被控制，成了贪污犯。

这类事例的被揭发，自然引起了群众的公愤。即便在资本家中，许多人对这种行为也是嗤之以鼻，并拥护政府对其依法进行惩处。

当时这些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被归纳为“五毒”，即“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并



上海黄浦区国际贸易业的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选自《图片中国百年史》)

被判断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或许正是依据这一判断（这还有待于历史事实的支撑），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五反”运动。1952年1月，他在中央关于开展“五反”斗争文件上作了这样的批语：“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沉重的打击。”他还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的、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样，阶级斗争的矛头便开始对着整个资产阶级了。

适应这一斗争的需要，“五反”运动采取“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也是必然的了。上海的这种群众性宣传攻势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并不罕见。由于毛泽东要求限期推开运动，并要求各地都作出“打老虎”（“老虎”是“五毒”俱全的“不法奸商”的特称）的预算，运动过程中不少地方和基层单位都发生过简单粗暴的做法，出现了乱抓工商业者进行审讯和逼供的情形。

相比较而言，较晚开展“五反”的上海采取了较为“文明”的做法。例如，将一些资本家头面人物集中起来进行“背对背”的“检查帮助”，对他们“一不登报，二不到大会上斗争”；在外滩20号上海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各区设立了坦白检举接待室，号召资本家“主动坦白，争取免于检查”。这种种措施使一些资本家“感激涕零”，说“不幸而生为资产阶级，又幸而生为上海资产阶级”！

在“五反”运动的同时，还在私营工商业企业中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即诉资本家剥削压迫之苦，揭露资产阶级剥削本质，认清“到底谁养活谁”。工人、店员纷纷起来结合本厂、本店实际进行控诉、检举，资本家们的家属、子女被动员起来进行

揭发、帮助，资本家们之间还被要求进行“互助互评”，即相互揭发检举。当时还在国家机关干部中结合“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的工作，除交代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外，还就思想、立场、观点等方面作检查；在高等学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运动与“五反”相辅相成，使资本家们在社会上也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五反”后期在定性处理上采取了从宽政策，“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只占极少数，逮捕法办的更是屈指可数；在经济退赔上也采取了对绝大多数“只退不罚”的政策，以安定他们。但经过这一运动，民族资本家在政治上已难以立足。因此，在实际上，“五反”运动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奏。在“五反”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将宣告结束的1952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的论断。这意味着先是毛泽东，继而是中央领导层，已开始把消灭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于是，翌年，即1953年，以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便顺理成章地开始了。那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

当然，这一切都是这几幅照片上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还要长期存在下去、新民主主义国家还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说法言犹在耳，记忆犹新。

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快了！

· 旧事重温 ·

邵燕祥

我有了一件文物

最近我忽然有了一件文物。不是得自友人的馈赠，也不是从古董摊上淘换来，是我在故纸堆里的新发现。

黄宗英替侯隽牵线，组织我们给宝坻县图书馆捐书。问他们过期杂志要不要，说不要。在剔除旧杂志时，偶见《人民画报》1976年11期，刊名和期号用小字印在封面底下，报头黑底白字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一下把我拉回到整整20年前。封面照片是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追悼大会，广场下半旗，一

行行人们正低首默哀。那天为了保证现场安全，我和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在办公室里看电视转播实况。封底照片是首都人民前往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遗容，但见人们排成4行，沿着柏树丛迤逦走上台阶。当时的我挺自觉，不曾身临其境，但至今透过画面还能感受那气氛的肃穆。

这期画报，后面三分之二是毛泽东主席各个时期的纪念照；前面三分之一，从第1页至21页，则是他的遗像和北京及全国各地以及国外悼念活动的图片，除了一幅遗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人民画报》1976年第11期封面。

容是彩照外，都是黑白的，跟读者缅怀的沉重心情相谐调。

从头仔细翻看，到4—5页，怎么，说明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在毛主席遗体前肃立”，而在肃立的第一排里面，华国锋和李先念中间留着差不多三个人的空档，这边宋庆龄和陈锡联中间也留着大约一个人的空档。再看名单，其中有×××、×××、××、×××四组符号，无疑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了。对，瞻仰遗容、肃立守灵和开追悼会的时候他们还以“领导人”的身份在场，而画报第11期在10月中发稿之际，他们已不在位，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晚被捕，也就从此下台了。

画报12—13页，“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追悼大会上”的图片和说明，又出现这样的空档和符号。



该期画报所载党和国家领导人瞻仰毛主席遗容的照片。